

◎ 厉春蛟 著

鬼市

女招待与紫萝兰饭店小姐



2

鬼市

厉春蛟著 何 韦配图

•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山东出版总社泰安分社发行
山东泰安市印刷厂印刷

•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.5印张 141千字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2次印
印数50001—100000

统一书号 ISBN 7-5329-0247-1

I · 220 定价：2.60元

1

唐二爷鬼市得宝

东方刚透出一丝曙光，小古玩商人唐二爷便提着一盏明亮的煤油桅灯，走出这北京标准的老四合院。

街上几乎全是黑的，药王庙大院黑沉沉地一片混沌，加上那后庙专门以殡仪为业，望去就更觉得鬼气森森，毛骨悚然。唐二爷扭动着他那微胖的身躯，伴着那盏晃悠晃悠的桅灯习以为常地从东往西踽踽而行。

就一般人来说，五更头上还正是好梦方酣的时刻，然而四十出头的唐二爷没这福气，他必须黎明前即起，赶到鬼市上去“抓”货，然后拿到他的小古玩摊上去卖，小捣腾着，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仗着人口简单，儿子在市场看摊，二奶奶料理家务，弟弟老四虽没个正当职业跟着他过，但尚未结婚，而且也偶尔有点收入，家里总算过得去。若是万一有那么一天，



在鬼市上碰上件唐三彩或是件哥、钧窑什么的，他就会一下子抖起来，成为真正的唐二爷！

当他走近后庙时，从胡同口旁十三号门前，突然闪出一条黑影来。唐二爷吃了一惊，脊背上沁出了冷汗。他赶紧举起桅灯照，但见那黑影不慌不忙地往庙里去了。他心里怦怦地跳着，不禁有些胆怵。尽管他长年累月地起五更赶鬼市，疑疑乎乎的事儿也碰过几回，可哪象这回看得这样真切！他看了看十三号的街门，街门关得严严实实。这是怎么回事儿呢？他想着想着忽然心里一亮，明白了：这十三号院里的老中医王子久前两天去世了，昨天才装殓了抬到药王庙去的，不用说，这准是老先生舍不得家，放心不下他的一双儿女，跑回来看看。想到这里，便觉得那黑影的身段、走路的样子，就是王大叔的鬼魂无疑。平日总是听到别人谈鬼的唐二爷，今日亲眼见到了鬼，而且是一个他所熟识的鬼。——对于老人的死，大院里的人谁不惋惜呢？这大院的街坊看病，他要过谁的钱？就是经常求他看病的人家，也无非是到年根给送个蒲包儿。^①老爷子为人不错。在他死后还能看到他一面，也算是有缘分儿，明几个还真得买点纸给他烧烧呢！这么一想心悸立即消失。反而有点不胜荣幸之感……。

离开药王庙，过了龙须沟到天坛墙根(附近人称坛根)，便是鬼市。它从微明开市，天亮即散，所卖的货物大都是来路不明的东西。卖主多是娄阿鼠一类的人物；而买主则是一些打小鼓收买旧货的人和小古玩商，也有少数是买便宜货的老北京人。他们在黑暗中交易，虽然每人都提着桅灯，却不

① 用蒲草包装的糕点包。

照人，只照货，遇上熟人也装不认识。就是警察、侦缉队，也从不到这市上来抓人办案。虽是人间集市，却象《聊斋》上的鬼一样，天色一明，便急忙遁去，所以人称“鬼市”。

这时，黑暗已稍微淡薄，但依旧人影幢幢，看不清面目。坛根下已经摆了不少货摊。来来往往的买主，每人一盏桅灯，晃过来晃过去。

唐二爷从北边东头开始，逐摊地看过去，有的是条板凳，有的是整套的被褥，有的是盖马车的油布或半新不旧的马车轮胎，还有的是几件洗后的半潮半干的衣服——其中有件左大襟蓝衫子和一件对开门的白小褂，好象还挺眼熟——对于这些，他全没兴趣。有一处，放着几件很讲究的宽大的衣服，从旁一过，便闻到一股潮湿的土气味儿，八成儿是才从坟墓里盗出来的；又一处，一套衣服：长袍、小褂、长裤，象是一个人脱下来的，他蹲下去一看，长袍上有大片的泥污，小褂上还有血迹。他又站起来往前走。这时，他的同行中，有的已在用灯照着看一轴画，有的在仔细察看着一方古砚，也有人翻着一本线装书。正走着，前面一个攒丝的脱胎漆果盒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蹲下来，把灯捻亮，仔细地察看着。果盒直径不足一尺，里面分两层，上层是九宫格，下层分两格。整个果盒呈梅花形。脱胎轻巧，造型美观。他用衣袖擦试了一下果盒表面，露出了本来明亮的红色漆光，就连果盒上的攒丝花朵，也没有断残之处。他不禁问道：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您给六块吧！”

在这鬼市上，这样一个小件，开口要六块钱，还是很少有的事。而且听他那软绵绵的腔调，不象是个黑道上人物。

他借着灯光，用眼瞟了下那卖货人的下半身。好家伙，青缎鞋、白袜子、疙瘩呢的长袍子。“难道这也是贼赃？”他心里想，嘴里可没敢说出来。

那卖主也伏下身子，凑上来用手指着那攒丝图案说道：

“您瞧，和合二仙，多细的功夫，南方的上品，在咱北京街面上是买不到的。”他指指点点，那熏黄的细长手指上，散发着一股鸦片烟的香味儿。

“噢，——败家子儿！”唐二爷明白了。他想，这盒子虽是件工艺品，擦试擦试，卖个十块八块的也容易。便回了个价：“两块钱吧。”

那卖主不卖，他不想急于添价儿，便站起来又往前走。

又转悠了一会儿，天色渐渐露明了，有的人已抱着“抓”到的货往回走。这时，他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，看见一个瓷花瓶。

这是一只青瓷花瓶，白地釉下青花，素朴古雅，不到一尺高。看看瓶底，没有印鉴。从瓶子的造型和青花的图案及瓷质看，估计是晚清的制品，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但这正是他这一行人要买的货。真有价值的有多少？一辈子碰上一回也就发财了。于是他问道：

“要多少？”

“两块。”

“这不是件古瓷，三十枚(铜元)吧！”

“您一倒手就是十来块，要您两块还不值吧？”

卖主这公鸡似的嗓门，他听着很耳熟，但他仍低着头看着货道：“我还得哄人去哪！哪一年能卖回这三吊钱来还难说。好吧，再给你加一吊。”说着，从腰间的小皮包里，拿出

两张崭新的二十枚一张的铜元票，送过去。

那卖主却不肯接，用那公鸡嗓音说道：“您再高高手吧！”

唐二爷是好心肠人，又快散市了，便又掏出十几枚铜元，一齐递过去：“行了，行了。这总可以了！”

那卖主把钱接过去，在唐二爷刚要走开时，他突然凑过来，用压低的声音问道：

“有个石佛您要不要？”

唐二爷一怔，沉吟着，没敢接碴儿。

“三尺高的石佛！”那人不无诱惑地继续说着。

唐二爷不能不动心了，他们搞古玩的，全靠半天空里掉下只凤凰来。于是他问道：“在哪儿？”但这时，他忽然忆起这人是谁了，立即下意识地感到不妥。所以，他仍扭着脸，拉着架式准备走开。

“药王庙藏经楼底下那个。”那人说。

唐二爷倒吸了口凉气。这石雕他常见，虽非珍品，却也是北魏时期的古董。钱是能赚的，但他不能以身试法。而且他家在药王庙大院住了三、四代了，他的四弟还是庙里的记名徒弟，经常给庙上帮忙办事，如今跟贼合伙把庙里的古董盗卖出去，他不能干。他连忙说道：

“那玩艺儿我没路子。再说这石佛刻得呆头呆脑的，也不值什么价钱。”说罢，鞋底抹油——连忙溜了。

这个公鸡嗓的卖主虽和唐二爷没来往，但唐二爷认识他叔叔。他叔是洗清池澡堂的孙掌柜。孙掌柜的这位侄子叫孙三，吸白面儿^①专以偷盗为生，官面上的马巡长经常藉此

① 即毒品海洛英。

向孙掌柜敲诈勒索。这使孙掌柜很烦恼，有时急了，就向马巡长喊道：“您把他逮起来吧，省得天天给我现眼！”然而马巡长却并不逮他。

天色快亮了，东边天际现出了彩霞，提桅灯的人已渐渐散去。唐二爷仍惦记着那攒丝果盒，可是已经没有了。他有些惋惜，要是当时给他再添几毛，也许就买到手了，稳赚几块钱。

他用块蓝包袱布把青瓷瓶包好，吹熄了桅灯，离了坛根，朝红桥走去。

往北一走便是红桥。从红桥往西到药王庙前门，叫晓市大街。天色一明，那边鬼市散市，这边晓市便开始上人。红桥桥头是鲜鱼青菜，早点小吃，从天明到晌午，人流不断。往西，晓市大街两旁便是各式各样的货摊，东头一段多是旧货，不少是从鬼市上捣腾过来的东西，也有新旧木器。到了药王庙前门一带，便是这一片各种作坊产品的批发市场，什么手摇机子织的袜子、毛巾、腿带子，土染坊染的青、蓝布，梳子、小镜子，以及低劣的儿童玩具、食品等等。熙熙攘攘，赶市的不少。

早点摊子都集中在桥头东拐角，卖豆浆的两只高锅居中，一锅豆浆，一锅杏仁茶，左边是炸麻花(油条)，芝麻烧饼、豆腐脑；右边一溜是糖糕、盆糕、油茶、面茶……总有八、九个小吃摊子。卖豆浆的见唐二爷到，忙盛了碗杏仁茶递过去。唐二爷每天在这里吃早点；两碗杏仁茶，两套烧饼麻花，天天如是。他接过杏仁茶，又要了烧饼夹麻花，小蓝布包裹放在摊上，站在摊前便吃起来。正当他细细咀嚼，只见从坛根那边转出个人来：三十来岁年纪又黄又瘦，獐头鼠

目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唐二爷一眼就认出他来了，正是那孙三。当他刚走到红桥茶馆墙外时，从墙角处突然又闪出一个人来，截住了孙三的去路。这人身材矮小，却威风凛凛，虽然穿着身便衣，唐二爷也认得他，正是外五区警察分局的马巡长。

天色已经大明，距离不远，虽然说话听不清，却看得很清楚；只见一位巡长，一个小偷，两人叽叽咕咕地在那里说话。碰巧，唐二爷隐约听到了那公鸡嗓子着急地说了一句：“不行，那么大家伙，又是庙上的古董，不先找个去处，谁敢弄！”唐二爷吃了一惊，一口烧饼含在嘴里忘了嚼。再想听，已听不清下边的话了。但是两人的情况似乎还看得明白：巡长向孙三要钱，孙三苦苦哀求，但最后仍不得不拿出两张票子来，巡长才把孙三放走，孙三没来吃早点，折向大街去了，倒是马巡长走向早点摊来。就在巡长把手里的两张票子装进口袋时，唐二爷眼尖，看清正是他买青瓷瓶时付出去的那两张崭新的铜元票。

唐二爷今天破例少喝了一碗杏仁茶，心绪烦躁地往回走，心里骂着：“真他妈见鬼了！”

当他回到药王庙大院，从十三号门前经过时，见十三号门旁墙上贴着张蓝灰色的纸条子，上写着：“王宅丧事移灵药王庙”他又想起了他碰见的鬼，于是又来了精神，便打起腹稿，准备到家后对他老婆、弟弟，以及下午到了市场见到同行，好好地说说。

到了家，院子里正乱哄哄的，七、八位街坊正围着唐二奶奶听她喊叫。唐二奶奶晨妆未理，披散着头发趿着鞋，正大嗓门儿地嚷着，看见唐二爷回来了，便又冲着他嚷道：

“昨晚上，我说把衣服都收进来，收进来，你偏说不要紧，才洗的不干，在院里晾着吧！你看看，全没了，一件没剩！”

这一下把唐二爷闹懵了。本来要说的鬼，全给堵了回去。

街坊包大爷插话道：“二爷上早市的时候，见院子里还有没有衣裳？”

唐二爷想了想，出门时并没有注意；倒是想起了二奶奶昨晚在铁丝上晾衣服的情景，他还给搭了把手儿呢，一件左大襟的蓝褂子，一件对襟白小褂……“哎哟——！”他猛地把大腿一拍喊起来。“这几件衣服我在市上倒见着了，怪不得当时看着怪眼熟呢！”

二奶奶一听急了，指着他的脸吼道：“好哇！有你这样的人吗！自己家里的东西全不认得啦！那件白小褂不是你自己的衣裳吗？你呀，四十多岁白活了，竟当面把小偷放跑了。”

大伙儿也都用责备的眼光瞅着唐二爷，那眼神似乎都在说：“你这人未免太……”

二房东家的舅爷说道：“得，二爷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”

唐二奶奶立即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您说得倒好听……”

南屋的谢先生忙说道：“一身裤褂也没什么，算了吧，直当做了好事。”

唐二爷也直后悔当时没仔细看看。他摆头、咂嘴地叹息不止。二奶奶仍然不依不饶地数落着：“你天天早晨起五更，你起四更也白搭。怨不得你发不了财！……”

大家宽慰着，总算把唐二奶奶劝回屋里，各自散去。

唐二爷垂头丧气，闷头洗脸。二奶奶虎着脸，仍坐在炕上生气。这时候，老四买油条回来了。唐老四今年二十六岁了，原是学拉京胡的，还没等他请客谢师，师父就因病去世；又因他不会吹唢呐，是个半把手儿，所以戏班里没人用他，基本上是个大闲人。他倒是比他二哥精明，见二嫂虎着脸知道是又拌嘴了，便搭讪着说道：

“刚才买油条的时候，听了个新闻，唐二爷听了忙抢话道：‘嘿嘿老四！你先听听我的新闻吧，亲眼所见。’他也是想缓和下空气。‘我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，鸡还没叫，走到十三号门口，没听见门响，嘿，闪出一个人影来，那长相、那个头、那走路不慌不忙的样子，活是王大叔嘛，慢慢腾腾地往庙里去了。’”

老四一听忙问道：“十三号门口？”

“你看，十三号王大叔家嘛！”二爷又接着说道。“我一看，哟，这不是王大叔吗？我不敢叫他，他不好看我，低着头上庙里去了。不是昨天才装殓了抬到庙里去的吗？这准是舍不得家又回来看看的。我们有缘分儿，那年，我闹痢疾，他叫我买了六大枚的白术、车前子，就着小米米汤一喝，三天就全好了。可惜呀！咱们大院街坊六七十户人家，哪家子不沾人家的光呀，回头跟邻居们联络下，凑个份子，弄块幛子挽联什么的，得补补情儿。”二爷说着，偷眼看看二奶奶，二奶奶脸上虽然余怒未息，但好象稍平和点了。他便又问他四弟道：“你听来的是什么新闻？”

老四笑笑，说：“我这不用说了，我这要再一说，您那新闻就没了。”

唐二爷不解道：“那怎么回事儿？你倒说说。”

老四道：“今儿早晨煤铺逮住个小偷，揍了一顿送分局了。”

“小偷上煤铺去偷什么？”二爷奇怪地问。

“他本来是去十三号偷王大叔家的。想着他家办丧事，准有油水，也准是人困马乏的，没料到撬门时叫人给冲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二爷忙问。

“五更头上，正黑的时候。这贼也倒霉，他本来做了一档子了，也是没得手，快五更天时候，又跑到十三号，谁想到又没成事。”

“啊！”二爷呆呆地怔住了。

“小偷想进庙里去，”老四接着说，“可庙上的大门关着，他就转到煤铺，正赶上账房先生上厕所，半开着屋门，没个人。这贼进去就捆行李。被子、褥子、还没捆好，账房先生回来了，反扣上门一喊，几个摇煤球的全起来了，把贼捆起来一通臭揍，什么全说了。方才送到分局去了。”

唐二奶奶一下子站起来，指着唐二爷说道：“你呀，你呀！倒编得象！”

唐二爷又吃了个没趣儿，便不言语了，心里却叨咕着：这一早晨，净见了鬼了！

老四见二哥抓来了货，便把包袱打开，拿出那青花瓷瓶子来看。他抚摸着、欣赏着，仔细地看。渐渐神色紧张起来，突然他惊喜地叫道：“二哥！这瓶子底上有印鉴，有半个‘定’字儿……”

唐二爷正擦着桅灯的罩子，听见这话惊喜非常，忙把灯罩子放下，凑过来看。

那瓷瓶底，确实有个印鉴，可是不清晰，只能模糊地看

出上角有少半个“定”字，下角有多半个“制”字。二爷高兴极了，简直要跳起来：“我说么，什么也漏不过咱们的眼去！”

二奶奶虽不懂行，却也知道全家人年年盼望的那事儿来了，急忙也凑过来，一面看那瓶子一面瞅着老四的脸说道：“四兄弟，你好好看看，瞅准了吗？”

这哥儿俩，凑到太阳光线强的地方，举起瓶子看。没错儿！肯定是有四个字，那两个字已经一点轮廓没有了，但这少半个“定”字和“制”字，还依稀可辨。唐二爷高兴极了：喊道：

“到底从半天空里掉下只凤凰来！”

老四也挺高兴地说道：“飞来凤、飞来凤！一所小房子是稳拿啦！”

二奶奶这回可甜透了，不好意思地瞅着唐二爷，笑眯眯地说道：“我的天爷，你到底办了点人事儿！”

二爷这时却不理她的碴儿，忙着用温水把瓶子洗洗，小心地擦试着，不大会儿，瓶子上的污垢全被拭去了，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。这瓶子胎薄瓷细，造型雅致，釉下青花，鲜艳光亮。他端详着这瓷瓶，真是越看越爱，扭头冲他四弟道：

“原说今儿早晨晦气，谁想到歪打正着，竟是财星高照！”

老四说道：“我去把大利子叫回来，晌午咱们先来一顿儿，开开斋！”

二奶奶也高兴地道：“行，我上红桥买鱼去，犒劳犒劳你们！”她满面春风，竟象年轻了二十岁！

二

有经验的古玩商人，有了珍品的时候，并不急于脱手，而是慢慢地等有好买主时卖大价儿。唐二爷虽也懂得这个道理，但他急于用钱改善生活，所以就等不得了。几天后，他这只瓶子已见过四次价，最少的是五百元，最多的是一千二，那是在六国饭店住的洋人给的价。同行们都认为还低，说：“定、汝、官、哥、钧，五大名窑，定窑排在第一位，而且一般的都是白釉彩绘，这瓶却是青花，真正的宋瓷珍品，怎么也得卖两千现大洋！”于是就搁置下来了，但是唐二爷发财的消息，却象长了翅膀儿一样，在大院街传开了。

拉房纤的胡拽子来了。这老头子五十多岁，蜡黄的脸上两撇小胡子，手里总是揉着两个核桃，腿脚有点毛病，因为他平时看不起这大院街的街坊，所以大家都管他叫拽子。虽是嘲笑他的腿瘸，却也有该“拽”出去的意思，当下，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唐家屋门：

“唐二爷，我向您道喜来啦！恭喜发财！”说着，两手一拱：

“哦，五哥，稀客。您今儿个怎这么悠闲？”

“听说您买卖得手，财星高照哇！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”唐二爷知道他是来拉房纤的，虽然现钱还没到手，却也极想听听他的说道。便应付道：“借您吉言，借您吉言吧！哈哈！”

胡拽子隔着八仙桌子，扭过头，向唐二爷这边略微探了探身子，低头道：“二爷，有了钱还是先置房子吧。做买卖可大可小，置下点产业才是根本哪。不仅眼下住着宽敞，子孙

也跟着享福啦！再说，四爷、大侄子也都该娶亲了，现在置房子正是该办的啦！”

唐二爷笑着说道：“哪里就谈到置产业啦！”

胡拽子是老行家，知道穷人乍富，都不敢张狂，便仍接着说道：“咱们是老街坊，到这时候，我不能不帮忙。”他坐正了身子，又咽了口茶，说道：“眼下北城有所宅子，两进院子，大小十九间，前院有堂屋、耳屋加走廊，后院有山子石小花园。房子不错，也便宜，要价才三千五！”胡拽子说到这里，偷眼看着唐二爷的表情。

二爷急忙道：“哎哟，哪辈子能想到那份儿上呀！”

胡拽子又道：“便宜的嘛，倒是有哇，龙须沟南沿便有两处：一处六间，都有个小院儿，还是新盖的；一处才要八百块。”

唐二爷知道这些房子，便笑道：“那不是刁瓦片的房子吗？全是碎砖头砌起来的，里外泥白灰。咱可不上那个当。”

胡拽子对唐二爷的底已经摸清楚了，便理了理小胡子，揉揉核桃，故意沉思了一会儿，不紧不慢地又说道：“帅府胡同倒有一处，三间堂屋，四间东西配房，一共七间屋一个小院，房子是老点儿，可是地点好，出东口是东单牌楼。出西口是王府井，两步路就到了东安市场。就冲这地点，七间老房子要一千五！”

唐二爷踌躇了。一千五是贵点，可这地点太好了，若买下这所房子，就不用另外赁屋存货了，儿子吃饭、睡觉也都可以回家来了。可是现在手里还没钱，也不好接碴儿。

唐二奶奶、唐四爷也对这处房子的地点感兴趣，凑过来，眼睛都瞅着唐二爷。

唐二爷想了想便道：“这样吧，这话先搁着吧，如果……那时候再到府上求您去。”

胡拽子早把这一家人的神态全看到眼里，知道有门儿，便道：

“你们商量商量。不过也别太搁久了，那边还有两个头在进行着哪！”说罢告辞走了。

送走拽子，一家人便商议起来。老四说：“这地点太好了，咱们可以先去看看房子。”

唐二爷道：“他连门牌号数都不告诉你，你上哪儿找去呀！”

老四道：“帅府胡同哪有什么小房子、七间屋的小院，大概是在那横夹道里头吧。”

唐二爷天天上市场，也时常从东单三条的横胡同经帅府胡同穿过去，当下想了想便道：

“对，哪天顺便先去找找看。”

唐二奶奶说：“他不是说还有两个头在进行着吗？”

老四道：“他是那么说呗；胡拽子的话，有一半儿靠得住就不赖了！”

正说着，东院的陈太太过来了，进屋和男人们打过招呼，便拉着唐二奶奶进了里屋，两个人叽叽咯咯地说一阵笑一阵，过了一会儿走出来。唐二爷忙让道：“再坐会儿吧！”

陈太太笑道：“不啦！我可没你们二奶奶这么大造化，我整天价哪有点空儿呀！”说罢走了。

唐二爷便问二奶奶：“什么事？”

二奶奶道：“给大利子提亲！”

唐二爷摇了摇头，然而又问道：“哪一家？”二奶奶指指院

里南屋，悄声道：“谢家那干闺女！”

二爷立即嚷道：“哪更使不得了！”

“哧——！”二奶奶忙打手势止住他，“小声点，小声点！”

唐二爷问道：“你怎么回复她的？”

二奶奶说：“我说，我们四爷的事没办，大利子不能办。要是年岁相当的，先给我们四爷张罗一个。”

唐二爷忙点头道：“对，对！”

二奶奶又说：“她说，她也知道不能办这缺德事，不过那头托她，她也只得过来‘海’说着。”

老四却道：“二嫂子，您别总为我操心，我一个人吃闲饭就够受的了，再添上一口。我拿什么养活她呀！大利子的事，该办您办您的，住不开，我上市场，把他换回来就是。”

唐二奶奶也知道这是个麻烦事儿，添上一口人已是没办法，再养活出一窝儿来，可该怎么办？

唐二爷咂咂嘴说道：“我看呐，等这件货脱了手，买房子时候，跟胡拽子说清，那成三破二^①的佣钱，你算一股儿^②弄它几十块，你也单弄个营生小鼓捣着，攒下钱，你们爷俩一块办喜事。成家，立业全有啦！”

老四道：“弄个什么营生呢，除了这古玩行，叫您给熏出点味儿来，别的我全是大外行！”

唐二爷点头道：“古玩行也行，你可以在劝业场弄个摊子，古玩加工艺品，大撒手儿抓点便宜货，再借几件子摆

① 当时买卖房产中介人的佣金为百分之五，由置产的付百分之三，卖房的付百分之二，故有成三破(产)二之说。

② 拉房牵的彼此合作沟通信息，事成按股分配佣金。